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四至六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刺史上

漢書曰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又曰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剥民人

又曰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駈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供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輙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茍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宄

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為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後漢書曰馬嚴上書云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

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

又曰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名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儁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刻不發私書不容豪族賔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壽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騑乘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毅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史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逵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又曰張既字德容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遷徐州刺史加破虜將軍請瑯琊王祥為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晉書曰向雄太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又曰劉卞東平須昌人也後為岳州刺史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百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又曰王機入廣州刺史郭納握節而避機遂入城就納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續晉陽秋云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威跪拜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禄

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又曰晉武嘗問威曰卿清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陸機晉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而復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濬果為益州刺史

晉中興書曰荀羨字令則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

方伯未有如羡少者

梁書曰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三國典畧曰魏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寛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毁每須修補孝寛臨州乃勒部内當土堆之處植樹以代之既免修復

之勞行旅又得庇廕太祖後見之怪而問焉人以狀對太祖嘉之豈得一州獨爾當令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五樹焉

又曰梁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也初恪為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並有蓄積故樊鄧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梁武聞而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恧

後魏書曰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允秋廵境問民疾苦至郡縣見邵公廟廢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

又曰李崇為并州刺史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鼓

樓自崇始也

又曰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又曰汝陰王子修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高才爲高祖所知除右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

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廨宇修義於是移治東城
又曰畢終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終敬以老還鄉常呼其子元賓為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輿出元賓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覲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顔色
又曰邢巒征梁漢諸郡之民相繼而至遂平漢中詔曰巒至彼有以懐和附衆髙下品第可依義陽都督之格

也拜鑾西紊梁秦州刺史

北齊書曰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埱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日亮出為幽州刺史

北史曰齊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飲醉擅免境内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原其罪賜牛羊酒令作樂

又曰慕容三藏為郭州刺史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

三詔頒郡國仍遣使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

後周書曰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甞因臘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其為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又曰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公名也

又曰長孫儉為荆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賔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别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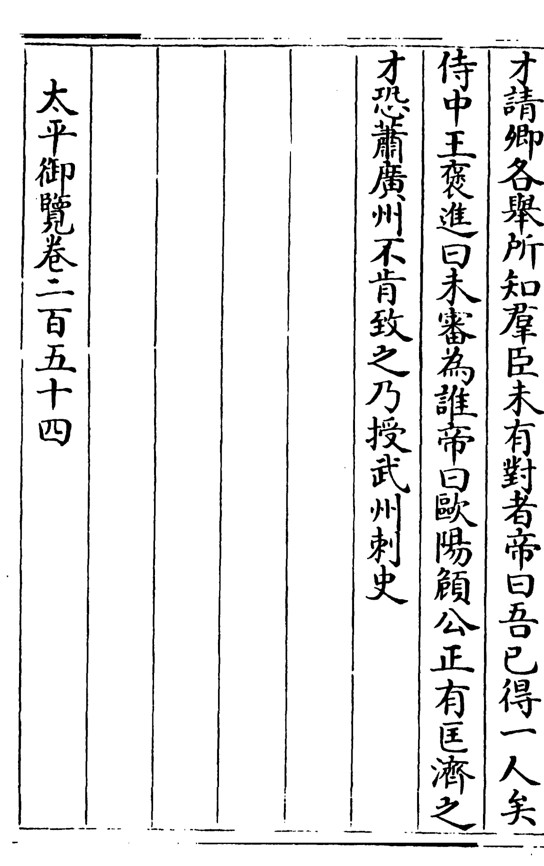
三國典畧曰周陸逞字季明甞為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表請停之制曰逞雖未

臨人已存優卹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置勲州以孝寛為刺史為其立勲於此因以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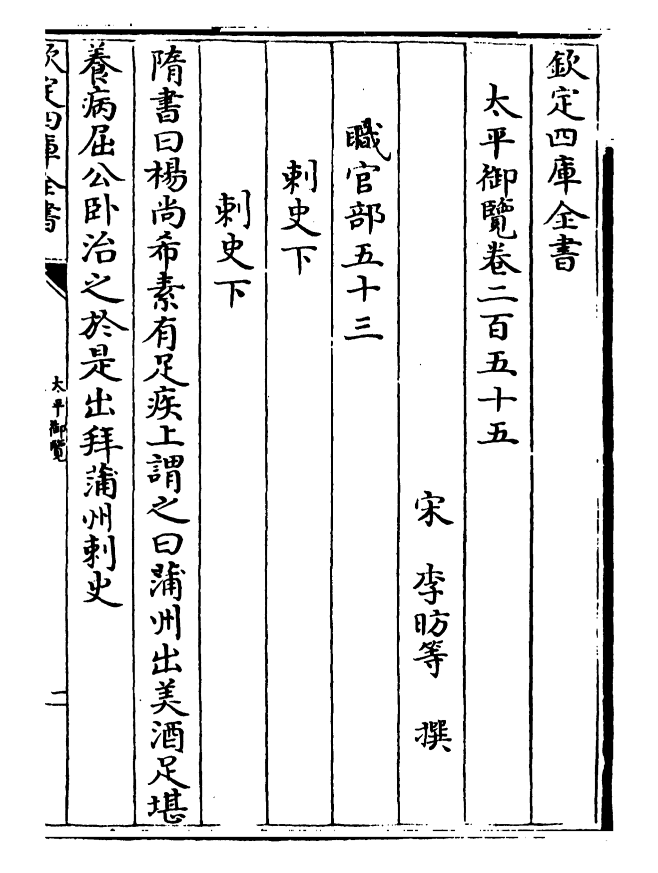
又曰賀拔岳引軍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牧以鎮之衆咸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太祖為夏州刺史

陳書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



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頠公正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刺史下

隋書曰楊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勵拜廣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頼之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慮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

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令還公爵遂復拜洺州刺史

又曰梁彦光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唐書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

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悴躬親自此每親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李擇言開元中為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其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内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

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曹王臯上書言理道拜為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楊炎作相復以臯為衡州刺史初臯為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不之知也及為潮州詭詞謂遷官至是復為衡州方具

以事白太妃因泣下具言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饒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為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為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為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曾為郢州刺史録善政也各賜馬一疋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韓愈為袁州刺史愈潮州獻上表上對宰臣曰昨日韓愈表至因思

當時所論佛骨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為人臣不當言
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是時上深欲擢用愈俟
宰臣啟之耳皇甫鎛素嫉愈乃曰終是狂踈且與移一
郡故有是命
又曰劉禹錫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
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為死別傷陛下孝理
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為人子每

事尤須修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為連州刺史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辨帝深嘉之時髙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真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

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張賈出守衢州辭日文宗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上不喜博遂自解説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也上曰豈有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面辭者上必殷勤戒飭曰無嗜博無飲酒

又曰渾鐬瑊之子開成初年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鐬勲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鐬常歴名郡

有政能乃從之

又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准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又曰李鄠授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凡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

又曰孔若思為衢州刺史先是諸州别駕皆以宗室為

之不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飢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内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又曰趙昌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有餘趨拜輕捷占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令宰臣密訪其頤養

之道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中一字與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别請改授閑官有勑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宜依允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嗣肱克脩之子也少有膽畧時朱温將賀德倫急攻脩縣朱温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脩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晩與賊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朱温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弓矢星發士馬馳突

汴人不知所為營中大擾旣暝斂騎而退是夜朱温燒營而遁解脩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

又曰莊宗以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内園栽接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伶人剖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陳俊德源皆為樂官周匝所薦上許之典郡郭崇韜以為不可遂寢伶官言之者衆上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陳儲一郡今經年未行卿雖以正言匡諫我每慙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斯命

又曰前洋州節度副使程乂巖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乂巖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五代史梁書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議者曰唐朝憲宗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

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營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斋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宜者矣

五代史曰晉少帝開運中沈斌為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驅牛羊過城下斌乃出州兵擊之為契丹精騎劃門邀擊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兵遂與蕃賊急攻之

仍呼謂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登城而呼報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羶忍以犬羊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盡寧為國家死耳不効公所為也翌日城陷斌自殺

三輔決録曰韋康代父為凉州刺史出止傳舍康入官守時人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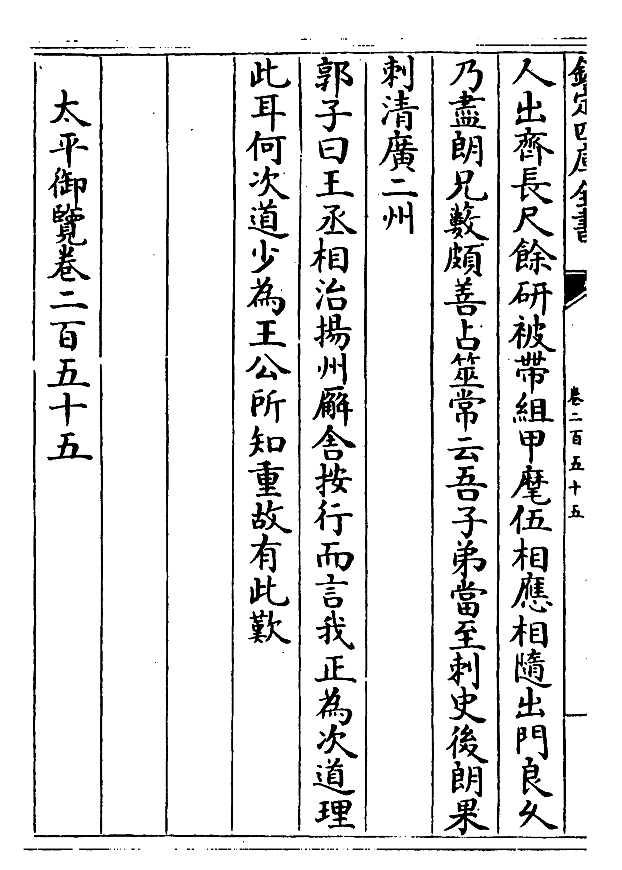
桓石秀别傳曰石秀為竟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

也治稱不煩在州郡弋釣山澤縱心遊覽而已善馳射望之若畫

桓氏家傳曰範為兖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黄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部玄英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異苑曰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人出齊長尺餘研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後朗果刺清廣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我正為次道理此耳何次道少為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黄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特賜車以彰之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

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童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别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

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又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為荆州刺史顯宗廵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

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為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為交

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歳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晩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又曰郭伋為并州牧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

参

又曰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

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檝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人希見使者人懷喜悦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禄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餘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謝夷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爰牧荆州威行郡國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方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懐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又曰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霔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禄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傳墨用之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又曰第五種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

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衞羽素抗直乃名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幷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私有蓄陂塘之利至今為用

又曰徐邈為凉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通流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者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

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准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還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魏畧云裴潛為兖州時常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

吳志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

布歲有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為荆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凱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謡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琊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冀州舊名陋俗畧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舊恩屢

登顯位弘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手書發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曹嘉之晉紀云羊曁為青州刺史曁牛産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彛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裒女即獻后也徵拜侍

中遷尚書袁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採

又曰桓伊字叔夏譙國人湛隱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寛恤為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逋米州治宜還豫章詔荅移州潯陽其餘皆聽伊隨宜拯撫甚得南土清和

宋書曰陸徽為益州刺史邮隱有方威恵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甞置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廻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又曰王峴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峴無所取納表獻禄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

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晛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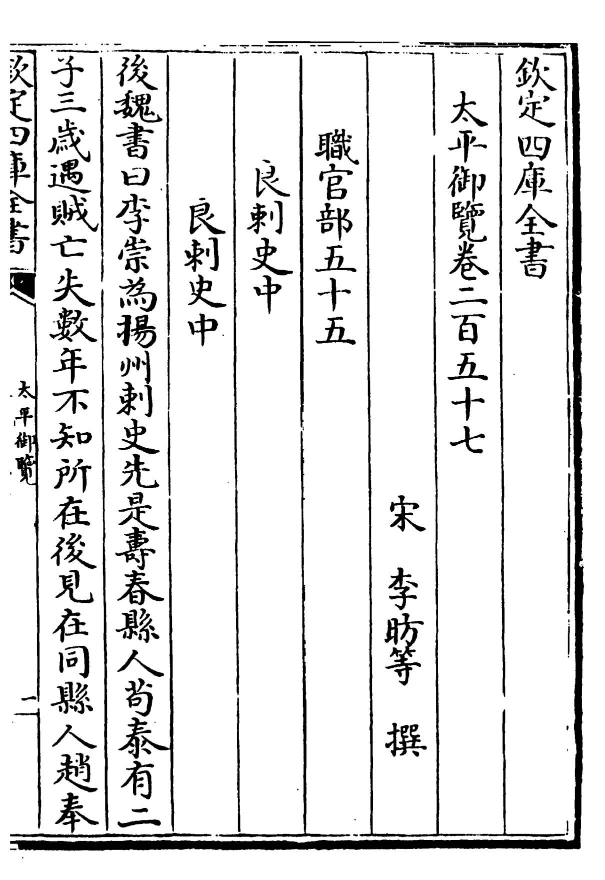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為白帽哀哭送之

又曰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又曰王神念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

必禁止淫祠時青冀二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靡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二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

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巳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巳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巳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乃款引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盗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盗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三為節各擊數千槌

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賊發俄頃之間聲佈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又曰韋崇除南頓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

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況消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

人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饑弊況我皇家親近授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曇定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賛前臺使頗好侵漁平畫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

又曰韋彧為東豫州刺史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

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馬境内清肅

又曰韋玢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玢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

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葢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御歴之普慶慙懼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邉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又曰陸俟長子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為内都下大夫出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

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冦盜徽為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又曰崔休為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𢱭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頌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懐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毁蔣子文之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又曰阮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内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之璘張叔緒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堆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鍬锸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

趙郡王井

又曰魏蘭根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曰此縣介於强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為灾犬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廵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别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

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湝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名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又曰齊平鑒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軍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時新築城糧仗未集素

乏水南門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攸為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又曰竇熾為原州刺史熾挫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

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使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懐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為雲州刺史性廉儉邉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

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

三國典畧曰賀祥為荆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陽王詧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所司太祖聞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寃訟歴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祖勑武祀華嶽而嶽廟在舊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葛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晩不得雨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過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

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璽書慰勞

又曰韋瑱字世珎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懐之

又曰長孫儉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

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荆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為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纎毫不擾於民在州

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獘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喻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呌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於是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

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又曰楊達字士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鄜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奸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州内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

又曰衛玄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

縑二千疋

又曰郭衍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賫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彥之拜隋州刺史於時州牧多貢珎翫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髙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

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彦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百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又曰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

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寤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公孫景茂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禄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

又曰薛冑為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

溉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
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
又曰梁毗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
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此遞
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
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
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
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

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又曰趙煚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常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詐煚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

又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

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惟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

又曰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循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

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又曰梁彦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座廊下有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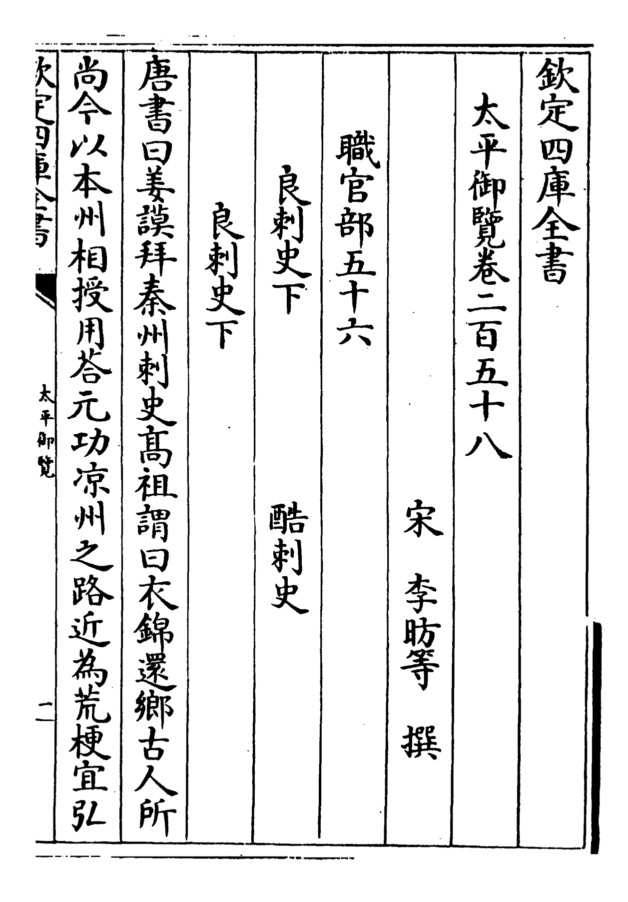
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自勵風俗大改

又韋世康傳尉遲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堦恐生揺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又曰豆盧勣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悦服德澤流行多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髙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

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酷刺史

良刺史下

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凉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

方略有以靜之謨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顔遊秦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上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

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禀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歴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疋覊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

鼂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鼂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灾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冦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謌詠之

又曰蕭定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又曰劉贊子玄之孫為浙西都團練判官建中初楊炎

作相擢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㗖幼女號呼摶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李惠登傳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内遭李希烈等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户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謌謡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惡溪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惡溪祝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淹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而鱷魚悍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

刺史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耶
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
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
為民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吏民操强弓毒矢與鱷魚從
事矣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惡溪盡涸徙於
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盧鈞開成元年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
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珎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

其為南海者靡不䋲載而還鈞姪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內者鈞減俸錢為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為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不嚴而人化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

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政存寛惠人吏刋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寛如此

又曰薛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

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没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亷潔舶來都不檢閲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頼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蠶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又曰馬遂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遂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遂輒造之施敬收

瘗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頼之

又曰牛僧孺為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縁為奸蠹獘綿歳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歳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獘永除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賔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甞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

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閲郡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脱其械縱之以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没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户輸稅

又曰令狐楚子緒以廕授官歴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令以臣刺壽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上考此名已聞於

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為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湟經大寇之後户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汚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檀字衆美為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頼之

又曰趙克裕河陽人也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

鎮方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曰相里令自羽林都虞候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泣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皆有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為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鐙共留延韜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俸二千

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畧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民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為豚犬輩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餚衣無文繡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聽事前置大水器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正思為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

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勑吏與尸到與語謂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尸曰當有物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會稽典録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為荆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廵狩幸魯陽有詔勑夷吾入傳録見因有亭長姧部民者縣言和姧上意以為吏刼民何得言和須史夷吾呵之曰亭長朱幘之吏職在禁姧今為惡之端何

得言和切讓長吏治亭長罪其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歎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劒帶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毁前功

祖逖别傳曰逖為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畜資產喪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為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

童謡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

陶氏家傳云基字叔先為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女互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敦以婚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設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不悅之

語林曰何公為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糲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為治中面

見道帳下空素求粲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

酷刺史

續漢書曰侯覽為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上疏褒稱盛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下所及

晉書曰邢本為揚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

之遠近咸怨

干寶晉紀曰苟晞為兖州刺史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姨母向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兖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民王富熾奪民呂勝脛纒一具洛侯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不為性不飲酒惟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

旦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以斛律武都為兖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已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歴特進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鉅富人鍾長命同坐太守鄭道葢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

命結爲義兄弟仍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遂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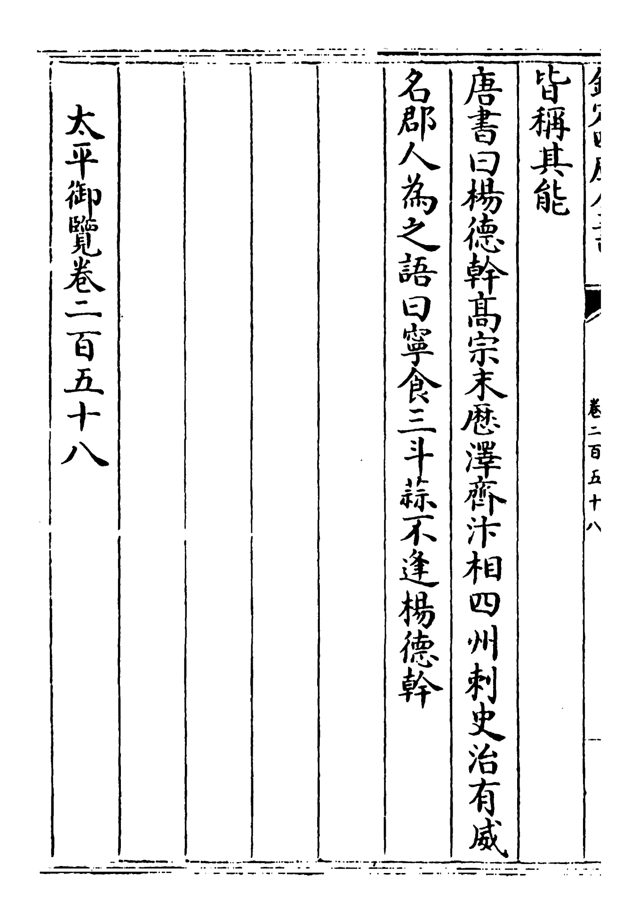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隋書曰厙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隷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絶跡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

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率狄士文為貝州刺史發擿奸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彌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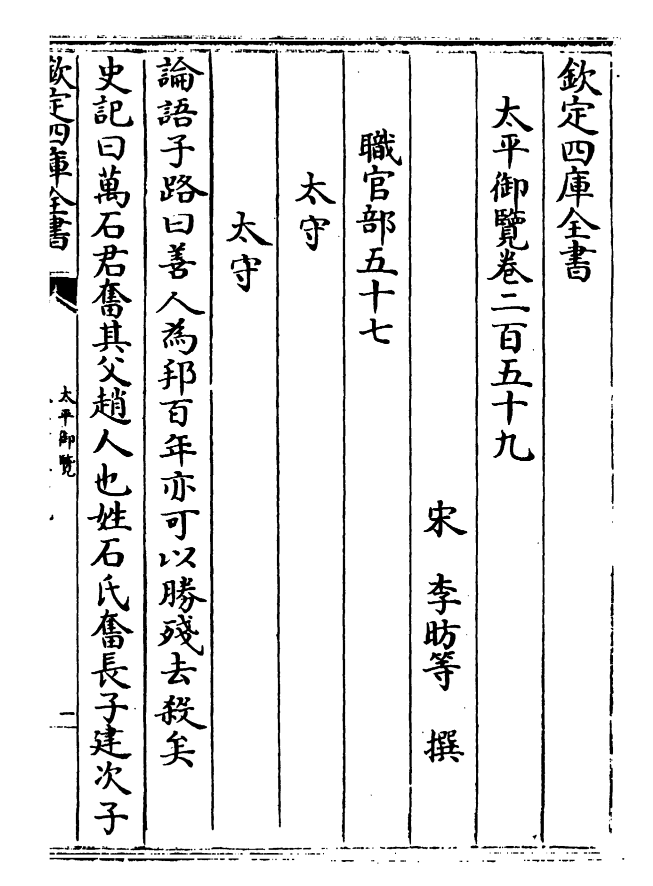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



皆稱其能

唐書曰楊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太守

論語子路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宫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名欲以為

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韋昭曰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在郡數年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厭承明之廬石渠門外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

書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臣當伏誅願奉二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助自欲入奉之也最月要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懐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恠之前引其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丞守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勝光禄卿

東觀漢記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為雲中太守

又曰馮勤字偉伯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

皆典郡趙魏間號為萬石諸馮至是世至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其子萬為北地都尉同詔徵見宣帝曰父子剖符耶即詔滿為淮陽相萬為弘農守

後漢書曰郅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歎異之以為首舉

又曰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

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又曰橋玄爲上谷太守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名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中士大夫亦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

漢官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决訟斷辟興利除害檢能察奸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名計事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黄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為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吕布仁别攻句陽拔之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畧不使之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

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横將軍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慮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

容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

吳志曰士燮為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躭翫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没屬城及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等勠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

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欝林太守

晉書曰桓玄出補義興太守欝欝不得志嘗登髙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

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㑹姚興來冦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

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於江東

又曰鄭冲為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蒞職不為幹局之譽而簞食緼袍不營貲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劉世智字子房貞素有兄寔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書不輟以篤行稱歷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隗王敦請為右司馬隗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隗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

晉起居注太康八年詔曰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黄門散騎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尅金城太守衛韡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為黄門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棊數蒙引見嘉其温謹與太祖睹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摽掠有十數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狥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刼盜又録得一偷名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

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内以清

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勲戚欲與善明禄名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代高宗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髙選佐吏孝武帝名岱謂之曰卿美望夙著今欲用卿為子鸞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又曰王敬則為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結反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為屑也

南史曰謝超宗有髙名齊髙帝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髙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三國典畧曰王慶籍為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綬錦羅裳衣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鏗為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鏗常與賔友宴飲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則居此中之遴後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為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

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為山澤游被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之

又曰范縝為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為本州郡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為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

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逺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設為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

又曰盧道將為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元之墓而為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仕齊歴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

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為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為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恠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聽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懐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趣競歴御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暠守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
俱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
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
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仍發
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三輔決録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
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
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傳曰文帝甚親阮籍常與談戲任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乘驢往至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音跖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黒子紹亦有之忻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黒子令其從學八年遂為九真零陵二郡

太守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弟琰字稚珪瑤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徙為蜀郡司空張温謂之曰第五伯魚從蜀郡入為司空吾今掃第以待足下矣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暴露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旦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騰為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絶蜀亦覆没客轉長沙為州郡吏後嘉為長沙太守騰為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一日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

下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没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揵為武陽人蓬轉流宕到此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投搨（搨）歔欷哽咽

世説曰爰綜為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醼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恒王甞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

夫三刀為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為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荆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為從事使詣司馬

宣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鈌待之後三十六

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大會使尚書鍾毓嘲之曰君

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

車一何駛耶泰曰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

一何遲也

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

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致離别之際各斐然賦詩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九